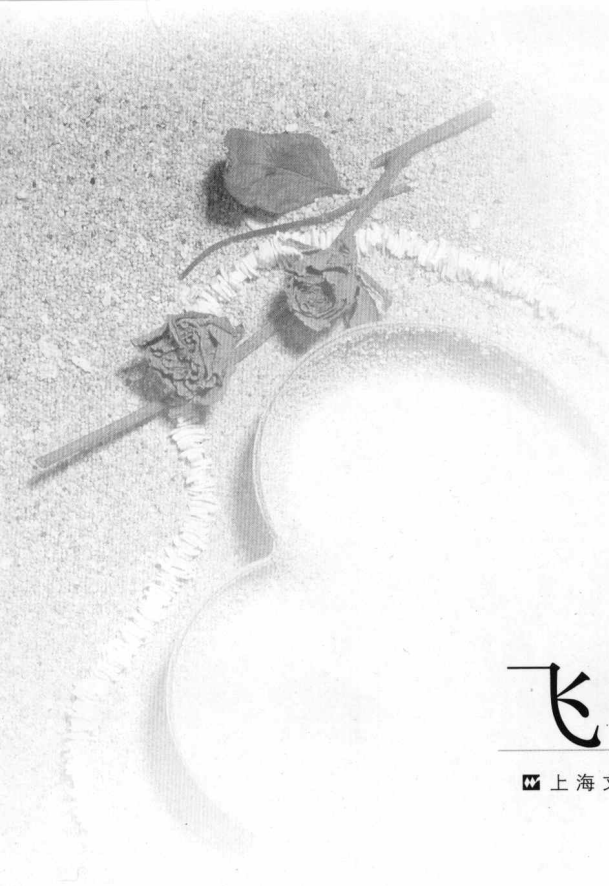




[日] 小池真理子 著  
祝子平 译

# 飞越彩虹



[日]小池真理子著

祝子平 译

# 飞越彩虹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越彩虹/(日)小池真理子著;祝子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21-3326-0

I. 飞… II. ①小…②祝…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823 号

NIJI NO KANATA by KOIKE Mariko

Copyright © 2006 KOIKE Mar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AINICHI NEWSPAPERS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2007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s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KOIKE Mar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7-883 号

责任编辑: 海力洪

特约编辑: 陆求实

封面设计: 王志伟

### 飞越彩虹

[日]小池真理子 著 祝子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44,00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00 册

ISBN 978-7-5321-3326-0/I·2508 定价: 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喜爱的东西，诅咒它，毁灭它，争得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坂口安吾《夜长姬和耳男》

吾之所欲，全部取之，或者全部弃之。

——A. 嘉米尤

朋友，您见过彩虹了。

——三岛由纪夫《春雪》

## 序 章

事情发生之后,志摩子反复地想了许久,为什么自己对那件事会没有一丁点儿的罪恶感呢!

整夜的睡眠不足、兴奋激荡以及苦恼,使得志摩子的脑袋发胀,整个脑袋就像一只漏掉了气的皮球,空荡荡的难受。

脑子已不管用了,所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没有了分析思考的能力,可是从一开始便没有感到“一丁点儿的罪恶感”这一点,志摩子的脑子里还是能够确切地明白的。

志摩子与正臣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件为世人所不容——作为有头脑的正常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且他们在事发当时,都是清醒的,都不是将其作为儿戏的,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和热情,而是一个运筹好的计划。两人都知道,跨出这一步,便会遭到世人唾弃、谴责以及家人的愤慨和哀伤,甚至于会由此而被迫双双走入绝境。然而,他们却还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勇敢地跨出了这可以说是万劫不复的一步。

当然周围是没有人会赞成他们的,偶尔会有几位表示理解,但大多数人则是抱着一种旁观看热闹的态度。

见了面,一脸的木然无言,这样的人还算好人,最让人受不了的则

是那些当面呵斥、讥讽、轻蔑、谩骂的人们。街头巷尾弥漫着一股古训、伦理以及道德的空气，像无数支利箭，无时无刻地，四面八方地，将两人刺得千疮百孔。那些体育报和妇女周阅读物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对他们肆意中伤，什么“道德败坏”，什么“淫夫娼女”，这些还嫌不够，竟连那种许久不用的“通奸”之类的毒言也堂而皇之地抛头露面了。

有一张晚报上刊出了一位著名老作家的随笔，题目是《狂躁的恋情必将导致死亡》。这篇文章写得温良恭俭让，与其小说一样非常有品位。然而却经不得细读，其中的人生观，以及对志摩子和正臣之间发生的事情，其观点、论调与世人则是一般无二的。文章正面反面、古今中外地喋喋不休，满篇居高临下的说教，整段低级趣味的唠叨。

不妨引一段老作家的妙文吧：

“……恋情，不管其多么炽热，总会有冷却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不会冷却的恋情的。所以难能可贵的应是将恋情看做是天上的仙果，对其只能浅尝辄止。如其两人，毫无节制，放浪形骸，梦想寻赴世外桃源，其结局只能是烦恼缠身，自食其果。要知道，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每个人的周围都有着如一张蜘蛛网似的障碍，有着一个十分呆板的现实，我们是无法逾越的，任凭你对其不屑也好，诅咒也好，它们是不会消失的。在这样一个刀风剑霜的现实社会中，凭着一腔的热情，演绎着惨烈的恋情，这也许会如一股新鲜的空气，使人感到新奇，但理智者、旁观者的叹息声，也是不能听而不闻的。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人应该冷静些，应该用一种让人能够叹服的方法，来处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

话讲到此，应该是够了，可这位老作家还是不忘在文章的最后插上一杠：“恋情毕竟是一种不能理喻的东西，不管多么优秀的学者、哲人

也是无法说得清的,或许换言之,这是一种近似痴狂的东西。所以,我对他们两人的这种恋情,并不会去嘲弄与讥讽,毕竟,这些年来,这样的恋情我们是非常难以见到的呢。”

一位大家,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为一位女演员的恋情不惜下笔洋洋千言,这无疑将世人的好奇心又煽旺了好多。

老作家的文章在晚报刊出三天后,电视台上午的《社会广角》节目又对此做了专题报道。节目中主持人拿着话筒在下午银座的大街上,对那些年轻的姑娘及主妇,还有步履匆匆下班相约去什么地方喝上几杯的公司职员们频频发问同一个问题——“对于恋情酿成的苦酒,你用什么方法逃避呢?”

\* \* \* \* \*

逃避的方法,三个月之前正臣就对志摩子说了。

“我们是赶上了,真是太好了。”这是一个平常日子的深夜,在让人难以认出志摩子的东京都内一家家庭氛围浓浓的意大利餐馆里,四周静悄悄的。“真的,我们是赶上了,真是太好了。”正臣轻声地、但是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我这话的意思,你是知道的吧?”

手里的刀叉正在切割着一块烤西班牙香妃猪的里脊肉,正臣说到这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这是四月初,樱花烂漫的季节。餐厅外有个露天平台,平台边上长着一棵年代古远的樱花树,树上满枝的花朵争妍开放着。

不时地清风吹来,舞起片片樱花瓣,飞出露台,在那灯光下翩翩起舞,将夜晚的街景点缀得流光溢彩。

志摩子沉默不语,她并不是不知怎样回答,而是此时此刻,她的心已被正臣的那句话感动得无法言语。

正臣说得太好了。是的,是被我们赶上了,这真是太好了。在这青春接近尾声的时刻,我们能够赶上,真是太幸福了。志摩子心里这样

想道。

列车马上就要开了，赶过去，气喘吁吁地冲入站台，一下子挤进车门，啊，赶上了！一种自我满足的微笑，一种胜利成功的骄傲，便会油然而生。然而，现在却全然不同，同样是赶上了，可自己这次赶上的却并不仅仅是一辆列车而已。

赶上恋爱了！志摩子已经 48 岁，正臣比她小 5 岁也已 43 岁了。双方都有家室，正臣还有两个孩子。

也许再晚一步便会赶不上的！双方的年龄问题，工作、地位问题，等等，可现在都被抛开了，终于“赶上了”，此时此刻只有用这句话才能最贴切地表达他俩的心情了。

“是的，你的话意，是真的。”

志摩子深情地回答着正臣的话。突然露台边上那棵樱花树旁旋起一阵清风，散落在地上的花朵一起翩翩起舞，有一朵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志摩子正在喝的意大利浓汤的碗里。

志摩子完全不在乎了，用汤匙将那片花朵舀起与浓汤一起送到了嘴里。并且，轻声轻气地反反复复地嘟囔道：“赶上了，真好啊。”

并没有任何的伤心之事，可是志摩子的双眼却已是晶莹闪亮，视线模糊了。



## 第一章 志摩子

志摩子的本名叫坂本志摩子，她的艺名叫高木志摩子。

坂本这姓说起来也是跟着现在丈夫的姓，她做姑娘时，娘家的姓是春川。志摩子这个名她也并不是怎么喜欢的，因为幼时有一次曾被同学讥讽过，说她的名字像老太婆，那件事深深地伤透了她的心。

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叫志乃的女同学，那是位总是低着头、木讷而又十分老实的女孩。

然而，在一天中午课间休息时，有一位男生将“志乃”和“志摩子”的名字并排写在黑板上，又用醒目的红粉笔画了个箭头，箭头处写了一行字：“这两个名字，是臭老太婆。”当时志乃姑娘看了只是一味地哭泣，可志摩子却奔到那男生面前，狠狠地抽了那家伙一个嘴巴。

那嘴巴也许是够痛的，那男生眼里竟湿润了，不顾一切地冲上来，扭住志摩子，一场搏命的争斗眼看就要发生，还好被边上的同学们劝住了。可同学中还是有人不屑一顾：“这老太婆倒是蛮狠的嘛。”不知是谁说的，志摩子只好朝着声音的方向怒目而视。

这天回家的途中，志摩子一个人跑进了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里，仰望着暮色溶溶的天空，环视着随风摆动的草丛，一整天压抑着的泪水便如涌泉般地流出来了。

使劲地用手背擦着眼泪,委屈,孤独,伤心,愤慨,各种各样的烦恼一股脑地袭上心头来。然而,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对着爸妈,志摩子的脸上又恢复了笑颜,一片阳光灿烂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笑颜啊!是平时志摩子为了讨爸妈高兴露出的那种笑颜,也是为了讨好世人而挤出来的笑颜!

高中时代,志摩子参加了学校的戏剧部<sup>①</sup>,她想当演员,这只是一种朦胧的幻想,可确实是她萌于心中的理想。演各色各样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她对此很有兴趣,她感觉演另一个人,各种复杂的情感一定会十分容易理性对待的。

而且,这种感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日益强烈,驱使着志摩子朝当演员的路上快速地奔跑,终于她进了东京一所私立大学的艺术系,马上又请人介绍她去了一家演员培训所学习。据当时介绍她去的那位高年级的朋友回忆说:她当时真正是迫不及待呢,到了培训所,不管三七廿一地办理了入所的手续。

而且怕父母反对,志摩子还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结果既成事实,父母尽管满心的不赞成,但嘴上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可是,知女者莫如父母,他们认定志摩子要不了一年,兴致就会消退的。

然而,志摩子的兴致并没有消退。她学习得很用功,还不惜打工挣了钱去各地观摩新上演的电影和戏剧,而且还十分虔诚地为这些电影戏剧中的情节激动和兴奋。

二十二岁,终于有机会演电影了。于是她便请自己所属的演员公司给起个艺名,因为她不愿意用自己的真名“春川志摩子”去演戏,于是几天后公司给了她一个艺名“高木志摩子”。

---

① 日本的学校都有学生自发的各种业余爱好组织,如足球部什么的,戏剧部也是这样的一种组织。

改姓不改名,是因为公司的老板对志摩子这名字情有独钟,坚决不同意改掉。为什么呢?志摩子曾当面问过老板,回答说这是名字很别致的,有些异国情调。

初演的电影叫《恋爱口哨》,这是一部青春剧。当时一位名演员演主角女大学生,志摩子演住在其同公寓隔壁房间的一位女职员,整部戏,志摩子的台词只有一句话。女职员住的是一间九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在狭窄的灶台水斗里洗好几件内衣,拿到窗边,晾在蓝色的尼龙绳上,然后茫然地仰望着窗外的天空,自言自语道:“天气真好啊。”就这么一句话,这便是志摩子初出茅庐上银幕的精彩表演。

当然,这时的志摩子还不能称为演员。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银幕新人,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就是著名导演堂本丰,当时4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堂本导演对志摩子的那张娇小的、透着些许愤世厌俗气质的脸蛋十分感兴趣。这是一张对世上万事感到厌烦、无聊、讨嫌的脸,可是一阵惠风袭来,当她仰面碧空的一瞬间,那脸上的所有一切都会一扫而光,变得那样纯洁无邪。能够具有如此丰富表情的演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堂本导演曾当面这样赞扬过志摩子。

“这或许是得益于你的家庭教养吧。”

是的,志摩子有一双教养良好的父母。父亲是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精英白领,母亲是一位善良能干的贤妻良母。母亲会打毛衣,能亲手裁衣缝裤,又有一手高超的烹调手艺。作为家里的长女,加上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一家四口,丰衣足食,和睦圆满,贫穷,疾病,争吵,不幸,所有这些世上的坏事,与这个家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当然,光有好的家庭教养,还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在这世上,被人称为小姐,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这是对那些不谙世事、不识人间艰辛的大家闺秀的揶揄之词。可你却很少见,没有那种不识艰辛的

小姐架子,而且还具有一种热情奔放的向上气质。是的,你的这种奔放是积极的、向上的,不是那种为某些事情激励和鼓动而产生的……”

那天公司的老板和堂本导演单独请志摩子吃饭,饭后又去了酒吧,就是在那天晚上堂本导演当面赞扬了志摩子。喝到一半,老板有事先走了,剩下导演最后将她送回家。

临下出租车时,堂本导演抓住了志摩子放在她自己膝盖上的手:很好,你这姑娘,真的很好,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演员的!导演又一次这样由衷地赞叹。他的手皮肤皱巴巴的,粗糙不已,但是志摩子并不感到恶心。她知道导演抓她的手是含着一种握手的意味。

瘦长的身体,宽宽的肩膀,托着一个与其不相称的小脑袋,而且头发稀疏,形象滑稽犹如一只乌龟——这是堂本导演给志摩子的第一印象,但渐渐地了解了,才感到他办事干练,他那久经风霜的身躯,也显得仙骨清瘦。

没过多久,志摩子便破格在堂本导演的电影《昭和梦幻》中担任了主角。这是一部梦幻与现实交错的作品,是部浪漫电影,志摩子演的是一个生在艺妓世家的女儿,这是一个像她的祖母和母亲一样,命中注定长大要当艺妓的角色。

故事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然而,剧中艺妓们华丽的服饰与充满浪漫气氛的场景,使影片显得美轮美奂。《昭和梦幻》果然争气,一举问鼎当年的电影艺术大奖,志摩子也由此获得了当年度的最优秀女演员新人奖,志摩子一举成名了,那年她二十四岁。

从那天气氛华贵的颁奖台下来,志摩子与堂本导演的单独行动增多了。有天晚上,她又与导演去出席了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联欢会,结束后两人乘在电梯里,堂本导演突然一下子抱住了她,并且在她耳边喃喃地吐出了心声:“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堂本导演的这句话应该不是瞎说,可志摩子心里只是将其认为是

导演得了个艺术大奖后的一种心情宣泄。因为志摩子的心目中是从来没有将导演当作一个男人来看待的,对她来说,导演只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值得衷心感谢的朋友。

然而那天夜里鬼差神使,志摩子被导演领着去了他的住所。说住所是因为这不是导演的家,他当时与妻子已经分居,另外在三轩茶屋附近借了间屋子,只有十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勉强能坐的,只是一张靠窗而设的床,屋里杂乱无章,一屋子典型的独身男人味道。

导演在床上贪婪地搂抱着志摩子,赤裸裸的男人,在志摩子富有弹性的身躯上,显得那样枯瘦干瘪,连一根根骨头都显得有棱有角。而且这枯瘦的身躯始终都是绷紧着的,他的臂,他的膝,他的肩,他的腰,身体的所有部位都硬邦邦的,犹如一块巨石,只有完事后他的那东西是软不拉奎的。

“你的身子,真正是白玉无瑕呀。”仰面躺在床上,堂本导演深深地吸了口烟,“没有丝毫的缺陷,没有一丁点儿的污染,太美了,太纯了,纯洁得几乎使人昏眼。你真是天女下凡呀,真好,这样真好,这才是你志摩子的本色啊。”

志摩子一声不响地听着,突然导演转了个话头:

“有男朋友吗?”

“没有。”

“马上会有的。”

“真的吗?”

“不过,我可忠告你呀,恋爱陷得太深可是要中毒的呢,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对那些送上门来的男人,可以逢场作戏,挑自己称心的玩玩,但绝不能陷得太深……”

“是因为我是演员?”

“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你不是个简单的姑娘,聪明美

丽,如果一旦陷入某件事情里去,你会不顾一切的,如果这样就很危险了。”

“可是,能让我陷入进去的恋爱,我还没碰上呢。”

“以后会碰上的啊。”

“这样的恋爱,倒是想尝尝味道呢。”

“尝到了味道,人可就沉入海底似的无药可救了呢。”

“导演,那么现在与你约好,当我深入海底时,你一定得伸手拉我起来呀!”

呵呵,导演只是浅浅地笑了起来,对志摩子的请求却不置可否。

从那以后,二十四年的光阴如箭般过来了。这段时间对志摩子的人生来说,说长也蛮长,说短也颇短,坎坎坷坷的、有风有浪地走了过来,总的说来,她的演员生涯还是顺风顺水的。

不过志摩子自己心里则始终是有着一个疑虑的:为什么自己会成为一颗金光闪闪的明星呢?

与周围那些光彩夺目、多才多艺的女演员相比,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有卓越才能的。而且那些所谓与生俱来的逼真自然的演技,作为一位女演员必须掌握的知识以及必须有过的刻苦艰难、坎坷曲折的从艺经历,这一些志摩子都是不能与人相比和抗衡的。

确实有过几次恋爱,然而酿成的却都是苦酒,最终只是在自己的心灵上留下几道深深的伤痕。有人说失败的恋爱是女演员的养分,这种痛苦只是暂时的,它能够对演员的演技和气质有非常大的帮助,可是志摩子也并未觉得这种理论有什么正确的地方。

“只是个不知劳苦的小姐演员。”圈内有些人在背后这样对志摩子的中伤她也时有所闻,可是她已经懒得去为此费精神了,因为当面揶揄她是“小姐演技”的事情已经使志摩子穷于应付了。

当然她心里是非常愤怒的。难道作为一名女演员,一定出生要有

隐私,家庭要支离破碎,精神要受过打击吗?难道只有这些负面的东西才能培育出优秀的女演员来吗?世上哪会有如此荒唐透顶的理论呀?

志摩子有一段时期总是被这些烦恼搞得心情郁闷、焦躁不安,甚至自暴自弃起来,因此那一段时期她的生活是杂乱无章、糟糕透顶的。

她交了不少男朋友,与他们的关系完全是一种色相的交往,深更半夜地鬼混,通宵达旦地酗酒,与这些一分手便连名字也记不起的男人们没日没夜地耗着青春。

然而现在回顾一下,这段时期还是不长。某日某时,突然福至心灵,志摩子记起了堂本导演的话:“你真是天女下凡呀,真的,这样真好,这才是你志摩子的本色啊!”于是她便幡然觉醒了。

当然与堂本导演的关系,还是维持了好一阵子,然而在外界却出人意料地不起一点风波,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在一起是有着堂堂正正的理由吧,又也许瘦得似一根蜡烛的糟老头堂本导演与亭亭玉立如春日含苞欲放的花朵般的志摩子之间,人们是绝不会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吧。

总之志摩子一直到二十七岁,在堂本导演的第三部作品中演主角为止,更确切地说,是到与这部戏里演男主角的名演员加地谦介坠入爱河为止,她一直与堂本导演保持着这种水波不兴的暧昧关系。然而她碰上了身为有妇之夫而且已当了父亲的加地,对他们的事情堂本导演十分大度,始终没有多说过一句话,但是媒体却沉不住气了,将他俩的绯闻来了个大曝光。社会于是一片哗然,更绝的是,在哗然中,堂本导演则一声不响地在志摩子面前人间蒸发了。不知不觉地,当志摩子意识到时,堂本导演已是连“再见”也没留下一句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男女主角的丑闻却似油泼在火上,使得他们的电影人气直升。与加地的绯闻炒得越热,来找志摩子拍戏的人就越多。

不过堂本导演再也没来找过她，他也再没新的作品问世，传说他得了重病，时常住院治疗。志摩子心里有时也会想念他，可终究只是想念，时光则不知不觉地溜走了。

大约在十年前吧，久违了的堂本导演又推出了两部小戏，圈内的反应很不错，媒体舆论也着实炒了一番，可要命的上座率就是不行，也许是堂本导演过时了，是他所推崇的那种颓废的美和无故事结构的叙事方式过时了吧。终于堂本导演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志摩子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只言片语的消息。时光又不知不觉地流逝了许多许多。

\*            \*            \*            \*            \*

一年前的九月一日，志摩子平生第一次担任团长的舞台剧《飞越彩虹》剧组在日比谷的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那天与志摩子一起去的是她所属的演出公司“Stone Production”的女老板石黑敦子。女老板比志摩子大五岁，三十岁不到她就自己创办了这家公司，并将好几位明星演员招纳在自己的旗下，一介女流能有这样的能耐是十分了不起的呢。

平时志摩子出去活动，总有一位小老鼠似的跟班一起的，其名叫大谷加代子，可不巧这天她感冒发烧，只好躺在家里。这是一位冈山乡下的姑娘，到了东京便一直跟着志摩子，二十八的年纪，俨然是志摩子的小妹妹一般。

坐在开车的老板边上，志摩子不由想起了加代子，于是用手机拨通了她家里的电话。

“感冒了？不要紧吧？发烧吗？”

“啊，是志摩子小姐呀，对不起呀，这节骨眼上我偏偏生病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夏天里的感冒叫热伤风，可得当心呢。要注意营养睡眠，不能



太吃力了呀。”

话筒里传来嘶嘶的声音，是加代子感动的哭泣声，志摩子不由微笑起来，目光瞟了一下边上的老板，继续道：

“看看你，哭什么呀，鼻子会塞得更加厉害的呢。”

“对不起，可是志摩子小姐这样关心我，我是高兴的……”

“好了，好了，总之希望你早日康复——啊呀！快到宾馆了，加代子，那么再见啦。”

志摩子将手机关了，顺手放入搁在膝盖上的茶色手提包里。这时，正在开车的老板却失声地叫了起来：“啊，快看快看！志摩，你看刚进宾馆的那个人，哎呀，进去了，看不见了。”老板已经习惯了，称志摩子的时候，总喜欢将最后的“子”字省略，也许在她这里是一种亲昵的表示。

“什么人呀？”

“好像堂本先生呢，不！肯定是他了。”

“……堂本导演？！”

“是的，是来找你的，肯定的。”

“停车！”志摩子匆匆地嚷道，“我要在这里下车。”

“搞什么呀，这里可是宾馆大门口，你一下去马上会让人围观的呢。从后门进去，你稍微等一下吧。”

“不要紧的，堂本导演来了，我要马上见他，快停车呀。”

唉……老板眉间明显皱了起来，将车开到了大门过一些的地方才停住车子，使劲地拉起了手刹车。

“我马上会来的，你可当点心点呀，今天是新闻发布会，你一个人在宾馆大堂里抛头露面的，又是与以前的情人在一起，让人发现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志摩子并不答话，已经打开车门跳下了车。